

神探福邇傳奇

神探福邇， 字摩斯

莫理斯
著



假如世界上最偉大的偵探，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而是生於晚清的中國人……
假如他屢破奇案的地方，不是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而是遠東一隅的殖民地香港……

神探福邇傳奇

神探福邇， 字摩斯



序

晚清神探福邇，字摩斯，滿族鑲藍旗人，原籍奉天福中（今瀋陽和平區），生於咸豐四年（1854），卒年不詳。他於光緒年間的探案事跡，由生平摯友華笙大夫（1852-1923）寫成膾炙人口的故事，最初刊登於香港及華南報章，其後又於全國雜誌複載，但原文大多散佚，直到民國初年才由華笙的代理人兼編輯杜軻南收集，以合訂本形式陸續發行。現存最詳盡的版本，是杜氏在華笙逝世後，把多年來所有出版過的故事修訂潤冊，編匯而成的《神探福邇全集》。

在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神探福邇系列曾經風靡過無數讀者，但抗戰之後便一直絕版至今。現代偵探小說迷，就算聽過福邇和華笙的名字，也大多不知道真有其人，而誤以為他們只不過是杜軻南筆下的虛構人物。

我很榮幸獲出版社邀請，把神探福邇的故事重新整理校勘，介紹給新一代的讀者。現推出的這個全新的福邇系列，除了參考杜軻南的《神探福邇全集》之外，也回溯到年代更早的殘存版本，務求把華笙當年所寫的故事本貌儘量還原。為了方便閱讀，這個新版本使用了現代化的標點、格式和字體，及加上了註釋，但除此之外便沒有改動原文。

本書擬定為全新《神探福邇傳奇》系列的第一集，收錄了六篇發生於1881年至1885年之間的早期案件，順時序編排，交待福邇與華笙從相識到成為朋友的過程，希望能為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驚喜。

莫理斯

2017年夏

目
錄

六。買辦文書	219
五。越南譯員	183
四。清宮情怨	139
三。黃面駝子	99
二。紅毛嬌街	55
一。血字究秘	7
序	

一。血字究秘



同治十三年，余赴京應甲戌科武殿試，僥倖晉身三甲，欽點同武進士出身，授為正六品藍翎侍衛。其時適逢左公宗棠正平定回亂，收復新疆，吾求功心切，在京任事兩載後終經兵部引薦，於陝甘綠營弄得一個千總之職，即赴任隨軍標遠征南疆，支援湘軍犁庭掃穴，剷除逆賊阿古柏殘黨餘羽。^[1]

追亡逐北，戎馬五秋，輾轉到了光緒七年，已官至正五品守備。年初，俄人與大清訂約歸還伊犁，我軍身膺疆寄，遂調派珍珠河一帶，監保邊界徙民之務。^[2]

一日，正領着小隊巡邏邊境之際，突遭土匪流寇亂槍伏擊，我一馬當先，首當其衝，左肩中彈，頓時人馬仰翻，坐騎當場倒斃，把我右腿壓個正着，聽到「喀喇」一下斷骨之聲，頓時動彈不得。若非近身小卒臨危不亂，在槍林彈雨之下把我從馬屍底下拉出脫險，定必就此命喪沙場。

土寇暗算得手之後，無心戀戰，而我方傷亡慘重，亦無力追擊。我強忍劇痛下令撤退，及時用金創藥止住如注血流；待部下助我包紮好傷口，便再也撐不下去了，暈死過去。從迷糊中醒來之時，已身處營中，這才發現子彈打碎了左肩鎖骨，右腿又脛骨折斷、膝蓋脫臼。

不幸中之大幸，隨軍大夫醫術高明，且通曉宮廷「綽班」正骨秘法，臂膀和腿總算沒有廢掉。然而經此重創之後，縱使康復，有生之年也必難於騎射；兼之此役又有失職之誤，更是無法再留在軍中，所以儘管百般不願，亦不得不引咎解甲還京。

我家原籍福州，世代行醫；吾雖生性好武，又有長兄承繼父業，但自幼嚴受家訓，從未荒廢過祖傳岐黃之術，多年下來也略有小成。從伊犁遣返京司的路上，便自行下藥施針療傷，回京後又休養了數月，傷勢已癒泰半。此時終向兵部討得微薄撫金，想到自己已屆而立之年，封狼居胥之抱負卻毀於一旦，但覺前路茫茫，萬念俱灰。

夏盡秋來，先後去到天津和上海流連了一陣子，驚覺銀兩花得太快，便搭了一艘航往香港的商船，原意是沿途回福建老家，但憶起七年前上京時志得意滿，如今非但未能衣錦還鄉，還落得如此慘淡收場，實在愧對父兄。途上聽人說起，香港在英國人統治下，幾十年來發展得有聲有色，便忽然起了見識一下的念頭，於是在福州泊岸時便寫了家書向父母報安，人卻留在船上，一路再經廈門汕頭汕尾，去到香港。^[8]

*

*

*

在香港登岸之處叫做域多利城，繁華景象堪與天津上海租界相比。城裡高廈林立、車水馬龍不在話下，大路兩旁更設有自來火街燈，徹夜通明，足與黃浦外灘分庭抗禮。

初到這個英吉列人殖民之地，許多中西夾雜的奇風異俗都一時難以習慣。洋鐘我自看得懂，也早清楚一日十二個時辰等於廿四個鐘頭，但年月日的運算也要改變，卻真教人一頭霧水。光緒七年辛巳變成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也罷，但連月份亦一下子由黃曆八月變成了陽曆十月；更惱人的是，西洋月份極不工整，未必以三十天為期，又不依太陰盈虧、不辨朔望，另外還要硬套上每七日一個禮拜，實在亂七八糟。

到步之日正值中秋前夕，思鄉之念油然而生，卻奇怪雖是迎月之夜，街上卻不甚見民眾張燈結彩。一問之下，才知原來香港自開埠以來，幾十年一直施行宵禁，唐人在晚上八點鐘後必須手持燈籠方可上街，過了十點鐘更是嚴禁外出，要是給夜裡巡邏的差人遇上，違者必究，關一晚牢之後還要罰款。我聽說有這麼橫蠻無理的苛政，差點馬上拂袖回鄉，但轉念一想，既來之則安之，好歹也在這地方待一段時日再說。



香港舉目無親，客棧安頓好後，惟有厚着面皮，趁中秋節去拜訪一家與家父素有生意來往的藥材商。我懂的粵語有限，幸好姓譚名發的少東官話說得過去，年紀又與我相若，談起來倒十分投契。碰巧他們在中環石板街的藥店正少了一個坐堂醫，便讓我每個禮拜二和五到那裡作門診。不巧第一個禮拜忽然刮起暴風雨，店子逼着休業數天，所以到得我開始幹活時，已是抵埗之後約半個月。

生計可說解決了，但在客棧長住下去也始終不是辦法，為此譚發便答應給我打聽一下。他果然言而有信，我坐堂才第二個禮拜，有天下午他便興高采烈地回到店子，笑問：「華兄，你自問算不算是個有趣的人呢？」

我奇道：「你為何有此一問？」

他說：「昨天你不在，碰巧有一個我相識的人來買藥材，談起才知他最近以很好的價錢在上環買了一幢洋樓。樓下租了出去給人作街舖，樓上兩層留給自己住，卻嫌地方太大，想找個單身房客來作個伴。租金多少他倒沒所謂，但卻開出個奇怪的條件；他是這麼說的：『索然無趣者免問』。」

我聽了不禁失笑：「對房客有這樣的要求，我想這位房東自己也必定是一位妙趣的人物吧？」

譚發抓了一抓後腦，道：「這位先生的脾氣確實古怪。我跟他不是深交，只知道他姓福，是北方人，家境似乎不俗，好像還留過洋。這個人絕頂聰明，來了香港不過一兩年，廣東話已經講得跟本地人沒有分別；但最犀利的還是他的目光，哪怕跟你素未謀面，只要望你一眼，便能看穿你的身份來歷，就連你心裡想着甚麼也知道。」

我將信將疑道：「不會吧？」

他道：「不信我這便帶你去見識一下。這人滿腦子都是稀奇古怪的學問，昨天他來到店子，便是拿取之前訂購的藥材，有些連掌櫃也想不出他有甚麼用途。」譚發說到這裡，忽然壓低嗓門道：「還有人告訴我，他跟西醫院的洋醫生學割死屍！所以我跟你聲明在先，這個人有點邪門，若然你跟他合不來也不要怪我。」

我聽見他這樣先打退堂鼓，不禁暗自嘀咕，但又耐不住好奇，便跟他說，姑且去見一見這個怪人也無妨。譚發本就是一副執褲子弟的脾性，見這天店子沒有甚麼生意，便馬上拉着我出門，帶我去這位福先生的住處。

行上大街，一時招不到人力車，譚發又見天氣不錯，便說不如慢慢散步過去，也好讓他可以沿路給我指點一下風景。我們沿着環抱山腰的縈迴長街往西走，一路由中環行到上環，但見兩邊樓房櫛比鱗次，井井有條。這時我還未熟悉香港地方，聽他說這裡叫做「荷李活道」，但又不見種有荷花和李樹，便問他是甚麼意思。

譚發扮了個鬼臉，嘻嘻道：「『荷李活』是番鬼佬叫法，甚麼意思真是鬼才知道！這條路把山攔腰截斷，本地人便俗稱『掘斷山道』。」

走到這條「掘斷山」的長街西端，終於來到一座中仿西式、樓高三層的房屋。樓下對着街的舖頭是一間叫做「白記」的糕餅店，其時臨近九月初九，嶺南雖然沒有分重陽餅的習俗，但門口已擺出了桂花糕來招攬生意。店旁有一道側門，上面除了用中文寫着「貳佰貳拾壹號乙」之外，還有外文數目字和字母，看格局是直接通往上面的二三樓。譚發走了過去，拉了一拉這道門旁的洋式門鈴。

不一會聽到有人下樓的聲音，門一打開，原來是一個年方破瓜、明眸流盼的姑娘，頭上梳起兩



個丫鬢髻，身穿琵琶襟短裝，一開口便是地道的京片子：「請問兩位先生有何貴幹？」

譚發用蹩腳官話答道：「我姓譚，是開藥材店的，今天帶了一位朋友來拜候福先生。」

丫鬢帶我們上樓梯到了二樓，叩了叩門朗聲道：「公子，有位譚先生帶了朋友到訪。」接着引我們入內。

進了門是個偌大的廳子，裡面站了一個穿着灰白一裹圓的高個子男人，瘦削的身型更讓他顯得鶴立雞群。他本背着門口，在一張桌前好像正在搗藥，這時便轉過身來迎接我們。看他年紀跟我和譚發相差無幾，生得鳳眉虎目，鼻昂額闊，溫文爾雅的風度掩蓋不着一股卓越不凡之傲氣。他跟譚發打過招呼，便向我拱手作揖，道：「福邇，字摩斯。幸會。」

我連忙回禮道：「福先生幸會。敝姓華，單名笙簫管笛的笙，字簫瀚。」

福邇讚道：「笙磬同音，笛簫浩瀚，好名字。」他轉向引我們進門的丫鬢道：「這是小婢鶴心。還不快向兩位先生請安？」

丫鬢馬上向我們扶膝欠身道：「奴婢鶴心，請譚先生、華先生安。」

我在福州家境殷實，自小不乏傭人，但卻何曾會有自稱「奴婢」的向我行此禮呢？可幸我雖然曾為武官，肚子裡也非沒有一點文墨，認得她名字出處，便道：「『松骨輕自飛，鶴心高不群』，不錯不錯。」

福邇又道：「兩位來得正好。聽華先生語帶閩音，應是福建人士吧？我最近買得一些上等安溪鐵觀音，古來品茗有云：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鶴心，備茶。」

坐下環顧大廳，面對大街的一邊有兩扇開往騎樓的木門，門上裝了一格格的玻璃，門的左右兩旁還各有一個大窗子，所以陽光充猛，空氣亦十分通爽。廳子一側的牆壁，中間還開了一個洋式火爐；但我想，嶺南氣候應該鮮會用得着吧？廳裡佈置得中西合璧，既有酸枝傢俬，又有西洋書桌木櫃、皮椅和自鳴鐘等東西，牆上既掛着山水字畫、又有油畫、相片和地圖，地上竟還鋪了一整塊不知來自何方的熊皮。可能因為新居入伙，未及整理，地方難免仍有點凌亂，尤其是一堆堆疊得搖搖欲墜的中外典籍，似乎尚有待分門別類。這時才看清楚，剛才福邇待着的桌子，原來放滿了奇形怪狀的玻璃瓶子，還有一台可以調較伸縮窺管的黃銅機器；我早聽說過顯微鏡這種東西，但還是頭一遭看見。桌面攤放了許多草藥，盡是鉤吻、羊角拗、烏頭、馬錢子、甘遂、毛地黃、一品紅、雷公藤等毒性不一之物，顯然譚發之前所言不差，福邇果真是個有點邪門的怪人。

不久鶴心給我們每人端上了一個青花三才碗，看來主人對茶道十分講究。揭開蓋子一聞，果然芳香撲鼻；福邇待我和譚發呷過一口，稱讚一番之後，突然跟我道：「華先生在新疆立過不少汗馬功勞吧，敢問是在伊犁受的戰傷嗎？」

我嘆了口氣道：「不錯，但哪稱得上甚麼功勞？不用曝屍於野已算萬幸。是譚兄告訴你的吧？」

譚發搖頭笑道：「我甚麼也沒有說過，福先生便是這麼料事如神。」

福邇見我半信半疑的樣子，便解釋道：「一看華先生便知你身懷武功，且有軍人的威嚴氣宇，一定是武將出身。既知你原籍福建，但臉上卻見久歷沙塵、日曬風霜之色，必然是遠離家鄉，長駐

邊塞所致，最少也有幾年光景。從你行動之間，看得出左肩和右腿都是新傷初癒，應只是一年半載的事情；而回亂雖然擾攘邊疆十餘載，但數年前經已平定，所以可以斷定，只會是今年初收復伊犁時所受的戰傷。」

我不禁拍案叫絕：「福先生眼力好厲害！」

他不以為然道：「既能目睹，亦可耳聞，有很多東西也可以聽出來的。譬如說，我知道華先生你在新疆時，隸屬的必定是綠營，因為若是身處左大人的湘軍的話，幾年來耳濡目染，言語難免會帶點湖南腔，然而閣下談吐卻反而帶有京音，想必在北京逗留過一段日子。華先生言語彬彬，顯然飽讀書經，絕非區區一介武夫，請問可曾考取過武科功名呢？以閣下年紀，想必是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殿試吧？」

我道：「確如福先生所言。」

福邇道：「武科殿試一二三甲，例必全部欽賜一至三等或藍翎侍衛之職；華先生必定榜上有名，擔任了數年大內侍衛，言語中京音才會這麼明顯。我知道多半是同治甲戌科，因為若是光緒二年的丙子恩科，或次年的丁丑科，那麼閣下駐守京師之後，便未必來得及再轉派新疆征戰數年了。」

我聽了不由嘆服：「福先生真是神機妙算。只恨我如今身帶缺陷，已無法再為社稷出力，衛國安邦了。」說到這裡，我自有點黯然。

福邇溫言道：「時不利兮而已，華先生毋須介懷。有道：『不為良相，願為良醫。』閣下如今棄戈懸壺，未嘗不是男兒報國的好方法。」

他言簡意深的一句勉勵，可令我不勝感激，待怔了一怔，才意會到竟連我「棄戈懸壺」也被他一語道破，便問：「我在施兄的藥店當了坐堂醫才半個月，福先生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福邇道：「剛才大家談話之際，我見華先生不時情不自禁撫按肩膊及腿上傷患處的穴位，所用的是正統矯摩指法。還有，之前你看到我正在研究的藥材，眉頭皺了一皺，顯然一眼便認出全部都是毒物。練武之人本來便經常兼習醫術，就如當今廣東兩大高手，佛山詠春梁贊和廣州洪拳黃飛鴻，便都是譽滿武杏雙林的名師；況且我既知你跟譚先生有交情，又看見你右邊衣袖有多次捲起了又再放下來褶痕，這不是在他的藥店給病人把脈還會是甚麼？」

我拍了一拍譚發膊頭，道：「這還是多得譚兄照顧。」

福邇又道：「那華先生想必有兄長克紹箕裘，才會孑然隻身來到香港再闖一番新事業吧！」

譚發見我微笑點頭，悄悄問我：「甚麼叫克紹箕裘？」

我小聲答道：「即是兒子繼承父業的意思。」

福邇裝作沒聽見，反倒是譚發打個哈哈道：「若然在古代，人們一定會把福先生當作未卜先知的活神仙！」

福邇謙然打趣道：「相傳漢武帝與大臣玩遊戲，把物件用盆子蓋着讓他們來猜，唯獨東方朔一人能夠百猜百中；北魏時，又有個名叫耿玄的人，善於占卜，客人還在叩門，他在屋裡已知來者姓甚名誰，想請教他甚麼。與古人相比，我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如是者大家暢談甚歡，福邇當然不用我們開口也知道來意，喝過茶後，便帶了我和譚發上樓看客房。再過大約一個禮拜便是洋曆月初，他便提議我到時入住。他隨口開的租金十分相宜，我自是欣然答應。跟福邇道別之後，譚發和我回到街上，笑道：「我沒說錯吧，福先生是一位奇人。」

*

*

*

西曆十一月之始，正好剛過重陽，我便如期搬到荷李活道貳佰貳拾壹號乙，成為福邇的房客。本來他這麼卓爾不凡的一個人，平素待人又頗有交淡若水的古風，很容易令人覺得冷漠和高不可攀，但我跟他雖然是新相識，倒相處得十分融洽。

初見面時已覺得福邇不像漢人，同住之後問起，才知他果真是滿族。他說先祖是鑲藍旗罕扎氏，因為世居奉天福中，便以「福」字為漢姓。他父親給他起名福邇，是取《漢書》「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之意。他天資過人，十二三歲便選了入同文館，^④後來更遠赴海外，先後在東西洋留學多年，精通多國語言。然而福邇不喜歡談及身世，是以此除此之外，我對他的背景便一無所知。

他如此博學多才，本竊以為一定是琴棋書畫無一不精，但原來他除了偶作絲竹之外，便沒有甚麼其他雅好。更意料不及的，是他擅奏的竟非琴瑟琵琶，而是難登大雅之堂的胡琴。民諺也有云：「討飯胡琴隔壁聽。」想不到這種權貴睥睨之物，他卻不知為何對之情有獨鍾。

我雖名笙字籥瀚，但對音律卻是一竅不通。有天晚上福邇忽然興起，拿起胡琴為我奏了一曲。那是一首我前所未聞的音韻，不像是我國調子，抑揚頓挫時有如行雲流水，淒楚幽怨時扣人心弦，聽得我茫然神往。一曲既終，我心情依然難以平伏，過了良久才能回過神來，鼓掌叫好。

福邇謙道：「見笑了。華兄你知道一種名叫『梵亞鈴』的四弦洋笛嗎？這是三四十年前一位很有名的德國作曲家為這樂器寫的曲子，本來還有其他樂器伴奏的部份，都給我省略了。」⁵

我驚嘆道：「想不到我們中國樂器竟也能彈奏西洋樂曲！」

福邇道：「中西樂理固然有所不同，但我認為沒有不能殊途同歸的道理。最初也是因為這個想法，才嘗試用胡琴來奏這曲，花了多年方達到剛才的地步。這曲子共有三段，但我只給你奏了兩段，因為至今我仍未練好最後一段的奏法。」

福邇溫文儒雅的模樣，難免讓人以為他是個嬌生慣養的文弱書生；但未幾，我才發覺他原來是個文武兼備的全才。他偏好以柔制剛的內家技法，早年在京城名師董海川及楊露禪次子楊班侯門下修習八卦掌及太極拳，後來留學日本，又曾鑽研東瀛擒摔絕學。在兵器上他則尤善使劍，而且除精通中華劍法之外，負笈歐洲時亦涉獵過西洋劍擊及單杖之術。常言道「雜而不精」，但福邇卻能一一融會貫通；屢次在天台上跟他切磋武功，無論拳腳刀劍，我都是敗多勝少，說句老實話，亦不能盡歸咎於我身帶傷患之故。

他為人特立獨行，從日常起居也可見一斑。除了堆積如山的書本之外，福邇每天也遍閱香港各大小中英文新聞紙，凡有報道要記存，便剪貼到一本本厚厚的賬簿裡面。數之不清的書籍典冊，他盡皆視為至寶，從來不許鶴心為他執拾整理，也看不出他有何分門別類的方法，但每當要翻查甚麼的時候，卻從未見過他找不到。至於書信，他處理的方法更令人啼笑皆非：看完後不是馬上丟掉，便隨手用匕首釘在案頭上。

福邇愛抽水煙，通常都由鶴心服侍，偶爾也會自己點一個洋煙斗來吸吸，但所用的煙絲卻不知



為何喜歡存放在一隻繡花鞋裡面。福邇這人最耐不得悶，每當他百無聊賴之際，便喚鶴心侍候他回房休息；待她出來的時候，總能隱約聞到縷縷異樣的煙香。我心裡明白，福邇其實染有阿芙蓉之癖，但既然他從不明言，我亦不便提起。^[6]

我跟福邇和鶴心日常都用官話交談，直到有人到訪，聽到福邇跟客人談話，才發覺他的粵語果真如譚發所言，說得跟本地人沒有兩樣。不時登門造訪他的人，上至縉紳商賈，下至販夫走卒，林林總總，有時甚至還有洋人和印度人出現，跟他嘍哩咕嚕的不知道講甚麼。他每次見客，我都識趣回房迴避。福邇平素幾乎足不出戶，唯獨是接待過這些訪客之後，卻常會四出奔走，更不嫌深宵外出，有時甚至徹夜不歸，想必是領取了特許華人夜行的通行證。

有天我終於忍不住問起，他便解釋道：「我從事的工作非常獨特，可謂首開古今中外先河，姑且稱之為『顧問偵探』吧。你有沒有留意兩個來找過我的人，一個是包着頭的高大印度人，另一個是說話中英夾雜的矮瘦的中國人。他倆都是差人，來找我是幫助他們破案。」

我奇道：「他們是差人？可沒見他們穿綠衣啊。」香港的衙差皆穿綠色制服，來自印度的「摩囉差」頭上纏布，華差則頭戴竹笠，兩者都俗稱「大頭綠衣」。

福邇道：「他們的職位是『幫辦』，大抵等同我國的捕頭，制服跟一般差人不同。他們來找我的時候他們正休班，而有時為了方便探案，幫辦亦會微服出動的。這職位通常都由英國人擔任，全香港除了他們倆便沒有別的印度幫辦和華幫辦，少不免經常彼此爭功，但也有戮力同心、同仇敵愾的時候。」

他走到窗前，往外指指道：「我們這裡斜對面的街口，一路往山上走便是八號差館；前年我初到香港時，他們兩個都是駐派那裡給洋幫辦做助手，職位還只是『沙展』，比普通差人稍高一級。」

機緣巧合，我遇上幾宗他們經手的案件，告訴了他們破案的關鍵，之後便不時給他們指點迷津，讓他們頻頻立功，終於晉升幫辦，調往荷李活道另一端的大差館。我這『顧問偵探』的名字慢慢傳了開來，別的差人以及平民百姓也逐漸前來問津。我本來租住的地方較遠，但幾個月前剛好這棟樓出售，我見地點適中，便索性買了下來搬到這兒。」

福邇又告訴我兩位幫辦的身世。原來香港的摩囉差，大多是由印度徵召過來的退伍士兵；但這位印度幫辦卻不一樣，竟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外僑。他名字叫葛渣星，父親在鴉片戰爭時隨英軍來到中國打仗，殖民地開埠後沒有返回祖國，反而接了妻子過來落地生根。葛渣星在這裡長大，熟悉香港人情世故，又會說點粵語，在眾摩囉差之中自然傲視同儕。

至於那個華幫辦，來歷更是離奇。他姓王名昆士，孩童時遇上太平匪亂成為孤兒，幸得洋人收留，帶了回英國養育成人，長大後便憑着一口流利英語，毅然來到香港當上差人。

福邇指着牆上掛着的一幅照像，問：「你知道這人是誰嗎？」

那是一個大清軍官打扮的人的照相人像，我之前也沒多大留意，這時走近細看，才察覺竟是一個洋人，穿的更是一襲淺色馬褂。我腦袋一轉，問：「這位莫非是……戈登將軍？」

福邇點頭答道：「不錯！他便是協助大清攻陷太平逆寇的常勝軍將軍戈登。先帝為了表揚他的功績，授他為提督，還御賜了這襲黃馬褂。」他稍頓，又道：「當年把王昆士帶到英國的人便正是戈登將軍。」^[7]

我奇道：「怎會有這樣的事情？」

福邇道：「算起來也是幾乎二十年前的事了。當年常勝軍聯合淮軍攻打長毛逆賊，戈登收養了幾個戰亂遺孤，後來帶了回英國做僮僕，王昆士便是其中一個。那時他年紀尚小，只知自己姓王，因為來自崑山一帶，戈登便給他以地為名；但西人不善漢語發音，便以音近的洋名『昆士』喚他。如今在香港，莫說是西人，就算是中國人也只知道叫他『昆士幫辦』，不知道他姓王。」^[8]

福邇見我一臉狐疑，又道：「最初昆士告訴我的時候，我也以為他吹牛皮；但去年戈登來中國拜會李鴻章大人，路經香港在總督府作客，港督軒尼詩請了我去跟戈登喝下午茶，誰知去到時昆士也在場，才知幫辦所言不虛。」

我越聽越奇，道：「連香港總督你也認識？」

福邇淡然道：「我為軒尼詩辦過一點事情，本以為他邀請我作為答謝，但原來是戈登聽昆士提起我破案的經過，所以叫港督請我來跟他會一會的。這幅照像，便是戈登當時送給我留念的，還親筆簽了名。」

談到興起，福邇又向我侃侃而述他所謂的「偵探科學」。他道：「說到偵查罪案之學，如果用現今的說法，其實是一門科學，絕非由我一人獨創，而是自古已有。早在南宋時，鄭克所著的《折獄龜鑑》和宋慈的《洗冤集錄》已開創天下偵探科學之先河，歐洲足足晚了幾百年始有類似之作。^[9]然而西方科學後來居上，如今已遠遠超越了我們中國，我無非是希望結集古今中外鑑證辨偽方法之大成，讓偵探科學更上一層樓。」

福邇漁經獵史、強記博聞，而且學貫中外，對西洋科學及法律尤有研究，但原來他對為學之道卻自有一套獨特的見解。他說：「『繭之不縲，則素紙蠹於筐籠。』探案也是同樣道理，要按部就班的抽絲剝繭。但若說『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這句話我卻不苟同，因為要是學無所用，

還不是照樣腐於心胸？我們的腦袋就像一個倉房，一般人通常也不理會東西是否有用，便胡亂堆進腦子，但到了用得着的時候，又往往因為在腦裡放置得雜亂無章而找不出來。我自幼便給人往腦裡塞滿詩詞歌賦、駢文八股等不切實際的學問，若非進入同文館的時候，他們剛好增設了天文算術，說不定一直到我出洋之後，才曉得地球是環繞太陽運行的。」

我倒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不禁問道：「不是吧？古書不是有云：『渾天如雞子，地如卵中黃』嗎？」

福邇道：「古代歐洲人本來也是這麼想的，但他們的天文學家幾百年前便已推翻了這個理論。」
我見他不像說笑，便道：「就算地球真的是繞着太陽走，對你探案又有甚麼用處呢？」

他搖頭苦笑道：「正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最好能忘記得一乾二淨，以免有用的知識反被擠出了腦袋。所謂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我專研科學，欲師夷而不囿於夷，無非是希望有助振興中華。」

*

*

*

福邇這幢房子是新建築，牆上安裝了自來火燈，是以我和他毋須秉燭亦能常作夜談。話說有一晚，我們如常高談闊論，不覺已時近子夜。正欲就寢之際，本來靜寂的街上卻忽然傳來一輛人力車碌碌輪聲，一路來到我們騎樓底下。

福邇道：「這個鐘點來找我，多半是差人，而且一定是大案。」

神探福邇，字摩斯

作者 莫理斯

編輯 觀祺

美術設計 雞男

出版者 知出版社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5室

電話：(852) 2564 7511

傳真：(852) 2565 5539

電郵：info@wanlibk.com

網址：http://www.wanlibk.com

<http://www.facebook.com/cognizancepub>

發行者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郵： info@suplogistics.com.hk

承印者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17 Wan Li Boo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Cognizanc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Wan Li Book Company Limited.

ISBN 978-962-14-6509-2

上架建議：(1) 小說 (2) 文學 (3) 流行讀物

神探福邇，字摩斯，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出生，卒年不詳，主要活躍於光緒年間，其事跡由生平摯友華笙大夫記載，以白話小說形式出版，清末民初時期曾風靡一時，可惜在抗戰後逐漸被遺忘。如今由莫理斯博士重新整輯校對及注釋，把久已絕版的福邇奇案錄再次發行，介紹給二十一世紀新一代的讀者。

本書收錄六篇發生於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間的案件，每篇都是獨立單元故事；既可分開來閱讀，亦可由頭到尾順序一氣呵成看完，當作一部融合偵探、武俠及近代歷史等元素的長篇小說來欣賞，實為趣味盎然、不可多得的傑作。

<p>網上書店</p>  <p>超閱網 SuperBookCity.com</p>	<p>ISBN 978-962-14-6509-2</p>  <p>9 789621 465092</p>	  <p>聯合出版集團 H.K. \$98.00 Published in Hong Kong</p>
----------------------------------------------------------------------------------------------------------------------------------	------------------------------------------------------------------------------------------------------------------------------------------	-----------------------------------------------------------------------------------------------------------------------------------------------------------------------------------------------------------------------------------

上架建議：(1)小說 (2)文學 (3)流行讀物